見聞雜紀

別腸不易醫治得然却要以地方論不可云舉世皆然○萬曆某年嘉郡大守龔公入覲還余訪之有一士夫在賓館余問要拜否對曰先四拜後復四拜余問何也曰先為久別後為復任爭便是細軟謙卑之症○宋人有言舉朝皆鬚眉婦人余少不以為然今日看來悍然不顧肆無忌憚既似男身委婉聽從人哭也哭人笑也笑人貪也貪畢竟像婦人者多易曰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能獨立便與婦人襟居不妨然卋界上容他不得故聖

人又云遯世無悶

十九

初潭集載漢朱博為丞相臨拜受策有大聲如鐘鳴上問揚雄李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空名得進則有無形之聲傳後果坐事自殺人君不聰四字漢去古未遠故敢有此言君得聞之○顧雍累遷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第家人不知李子曰何修何為有此懿行○仲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撓人不拳

子曰直能曲於人疵者大學開太函養不能若負直自矜曰吾性氣如是其爲直也淺矣何足以云君子○西門豹爲鄴令清尅潔慤秋毫不私而甚簡左右左右惡之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再求令鄴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嗟嗟由今視魏文時一二千年矣吏風且然何怪乎今之奔競趨利者衆也○盧坦爲河南尉杜黄裳爲

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公為捕盜盡察之坦曰允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多積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其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故不察客曰今之仕宦寧特在官貪婪而已居鄉務竭託富增益惟日不足天道不加譴焉何邪李子曰彼蒼者網疏而不漏請君安意息目以待之

二十

太守歐陽歙署郅惲為功曹汝南舊俗十月

享會百里内縣皆齎牛酒到府讌飲臨享歙
曰西都督鄧縣延禀性公方摧破奸賊不嚴
而理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主簿讀
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惲于下座愀然前曰司
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按延資性貪邪
外方内圓朋黨構奸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
懸並作明府以惡爲善股肱以曲爲直此既
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再拜奉觥歙色動不知
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
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歙意少解曰實歙罪

也敢受觥嗟乎吳即今之鄉飲也飲必有主
而主未必擇賢飲以為賓而賓不皆純德司
正雖設徒文具爾焉得直言讜論如惲勇者
任過如歙者而佈追古道哉

廿一

。張江陵既敗蒲州張公四維代之言官論劾
居正子某某等王篆子某　　某等科場
貢緣蒲州公票
旨張某某某等不問進取公私悉革職除名余
不能記其全

旨而大意如此大手段大筆力真西北人氣魄也偉哉

廿二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帝病困卞太后出看疾見直侍皆昔所幸愛者問何時來云正伏魄時過因不復前而嘆曰狗豕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昭君有子曰世違單于卒世違繼立胡俗父死子妻母昭君問世違曰汝為漢也為胡也世違曰欲為胡爾昭君乃吞藥自殺

馬要沈封翁塾大寒下顧余生平慣夙與綫
興未及櫛髮而門者報封翁至矣余迓迎問
先生何時發舟曰雞初鳴余不勝嘆羨乃余
壻南潯錢子人舟過我非午則未必經宿明
日行余憾其無家法嘗曰錢氏必敗已而田
產家業不下萬金果賣盡他徙次壻桐鄉沈
子為副憲邃庵公兒其過余家半潯路而近
晏起晏來較錢尤甚吾沒不及覩其敗耳若
沈封翁子孫貴顯綿長宜扎

廿四

謝安石與支道書人生如寄爾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為都盡終日戚戚觸事惆悵惟遲君来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爾

又廿五

余請告還省停臨清州數日同年于公有年以侍御養疾在家屢過余寓只乘馬不乘輿家事亦蕭然清也　浙縉雲同年鄭君汝璧語余曰弟等在家乘馬出入道遇族人尊行或賣柴魚菜生理者必下馬作揖別十數

步復乘余問假饒不下馬如何鄭曰他會罵亦相傳舊規如此

廿五

鮑宣妻桓少君初歸宣裝送甚盛宣謂妻曰少君生富貴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少君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乃悉屏侍御服飾更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梁鴻字伯鸞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同

縣孟氏女肥醜而黑擇對不嫁鴻聞而聘之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跽牀下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今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爾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曰此真梁鴻妻也字之曰德耀名孟光久之同入霸陵山中業耕織詠詩彈琴以自娛多所著述至吳依皐伯通為人賃舂妻具食舉案齊眉伯通異之乃舍之於家疾且困伯通為求葬地於要離墓傍咸曰要離烈士伯鸞清

高可令相近

李子曰鮑宣梁鴻清高絕俗少君德耀婦順邁倫伯通亦非尋常人矣彼鮑梁二君者生前生後何修何為而獲此良配以流芳百世哉

廿六

翰林方公從哲德清籍京師人大司成在告一日偶乘蹇騾行街坊而巡城御史某公門人也其跟隨人不知為方公將鞭狠打騾一下騾跳奔方公墮地門人尾其行造宅請罪公曰無

此事我不曾騎騾出誰妄說至此倘聞之市朝不雅我實未嘗出也或跟官人誤認耶此事雖小而公雅度寬弘善處師弟之間曲盡其妙矣迥未易及

廿七

里中有土妓某氏厥夫某嘗作短工于密印僧家知僧囊頗饒傍人唆之告僧淫其妻事在郡守陳公幼學郡批烏程問理烏程已捷僧具由報矣陳公覆審召鐵佛寺一僧置之閒房厥夫亦遠置門外召婦問曰若所告

僧若熟識其面乎婦因凝睇曰久處識我
物某物如何不認僧詢實有鐵佛寺僧盜閃
婦曰是乎若郡認得乎婦曰正是太守蔡襄
縛其夫進痛責之婦亦去衣決察印僧覓得
白郡門外聚觀者至廿二百人咸稱快焉①
僧道不守清規者是誰擱常事然卻要存些
體面廣僧門道院亦有光輝若肆無忌憚徃
徃殺身寧止毀辱而已余所目擊萬曆間與
利濟院僧某見殺于姦婦主人之子廣福寺
僧某見殺于姦婦之夫割其首送官兩有可

鑒不足惜已

廿八

吳中明（號左海歙縣人丙戌進士）趙公志皋在政府有族人名學仕者任南京工部主事用官銀三千兩不明被參不議賠償亦不擬罪止謫官通判已而未赴京從內竟補饒州府判吳公極言學仕應坐監守自盜律失出併論南京法司衙門公論定趙卒問徒正法彈章傳播海內惜余未之見也噫天下未嘗無人但無人用之爾如公真直道事人者哉今官按察使

廿九

戊申七月長興丁愼所公元薦下碩道及原任吾浙撫臺王公汝訓山東人起南京刑部侍郎烏程籍吳江沈太素公季文巡撫河南特本薦原任吾浙巡按彭公應參又二員某某皆在林下者特薦與復　命不同王公云多懿行余並喜而識之○王公與愼所父同年愼所曾造其家時王公厚貲俱散盡無磚瓦重門之敝命童子開籬柵延丁入景象幽雅蓋人間地行僊也

三十

余長伯家最薄先贈君代償其負券零星雜數一日下姑蘇市貨將還家長伯負鄔氏十餘金索甚亟祖母權辭對其人云俟贈君回即有處贈君不忍祖母食言即以所市蘇貨一船盡償鄔去較范公麥舟之助多寡雖殊其尚義一也○里中孔姓者失十餘金于肆中贈君拾而藏之須臾號泣來覓慰之曰毋泣也開其封如數悉遞還　又一鄉間婦人亟行市中顛倒挿贈君追而還之婦泣拜謝

去　先贈君懿行詳載唐一菴先生誌銘及家傳遺事此特百分之一爾不肖萬不能及者則先贈君爲善出自夙禀素心隨感而應初無好名責報之念古人所謂陰德贈君有焉

三十

人當不如意或遭大患難時可以考見學問操持當富貴得意榮利駢集尤可以考見學問操持故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少不然即爲

小丈夫矣學者當時時猛省

三十二

李固與弟書曰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涉其八但未到益州爾唐先生足跡遍天下獨不到四川晚年欲行其兒孫輩長跪阻之恐其客死也先生曰客死與老死牖下總一般先生無書不讀何止五經賢於李固遠矣若余壯年五經雖嘗涉畧獨苦拙性不能記人姓名左傳胡傳雖讀猶不讀也宇内山川百不睹一况八州乎

三十三

嚴君平遵常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賣卜成都市日得百錢自給則閉肆下簾富人羅冲爲具車馬衣糧皆不受曰吾非不足子柰何以不足而助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何云有餘君平曰不然子家汲汲營營常苦不足我以卜爲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非我有餘而子不足乎

○向子平讀易至損卦喟然歎曰我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爾嫁娶

畢敕斷家事云當如我已死與同好禽子夏俱遊五嶽名山不知所終

三十四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古先聖王好爲此繁瑣以苦人也人生世上此身此心唯禮可以檢束之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言禮不可一日無也沈封君塾在座鏡宇昆弟四人一語不發偶一日沈中丞稠作社主鏡宇以侄行猶執杯遞上中丞送客余訪沈繼山亞卿偶持齋素其內人併繼山不供一葷肉余

讀書畫民昇芸雖庸先生下顧董宗伯出觀
莊來唐先生出塑宗伯與余在旁懋德皆發
移時先生亦不命之坐禮固然也天地生人
所以長者禮之為助慈多

三十五

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於路呼牧者取之
牧者曰何子君之高而視之下也類君子而
言野也有君不臣有友不友當暑衣裘豈
取金者乎季子卿其賢請問姓名牧者曰子
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字哉

三十六

李景讓為浙西觀察因杖殺一下李都押衙軍中憤怒欲為變景讓方視事其母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責之曰天廷付汝以方面豈得妄殺萬一致下方不寧豈惟上負天子下愧先人矣命左右褫其衣坐之欲撻其背將佐皆泣拜為請至久乃釋軍中遂定

三十七

藝祖將北征京師諠言欲立檢點為天子太祖告其家曰外間洶洶將若之何時太祖姊

在廚下舉麵杖擊之曰丈夫臨事可否當自決乃來家問恐怖婦女耶

三十八

衛大夫史魚卒委柩後寢衛君吊而問之其子對曰吾父生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以屍諫也○子產聞子皮卒哭曰吾已無爲去声爲善矣唯子知我○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比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

⊙淮南子曰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

為語也○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一日德操詣之值德公他出德操入其室命其家速作黍妻子羅拜堂下奔走供設俄而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李子曰古人所云通家之好豈若是乎今人投刺通家者多覽此深媿○謝安石與支遁書人生如寄爾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為都盡終日戚戚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爾

報國諸臣姓名

侍講方孝孺字希古浙江寧海人

修撰王叔英字原采浙江黃巖人

左拾遺戴德彝浙江奉化人

編脩王艮字欽止江西吉安縣人

編脩程濟陝西朝邑人

國子監博士黃彥清不知何許人

吏部侍郎毛太亨不知何許人

禮部尚書陳迪字景道寧國宣城人

于鳳山丹山等六人同日就戮

侍郎黃魁不知何許人
工部尚書嚴震直湖州烏程人道遇建文
君 吞金自盡
侍中黃觀字伯瀾貴池人洪武中會試廷試
皆第一妻翁氏二女同死
兵部尚書齊泰溧水人從兄弟敬宗等同死
尚書鐵鉉 上賜字鼎石鄧州人
侍郎陳植廬江人
刑部尚書侯泰字順懷南和人弟敬祖子紀
尋坐死

尚書暴昭山西潞州人
侍郎張昺澤州人
侍郎胡子昭字仲常嘉定州榮縣人
户部侍郎卓敬字惟恭浙江瑞安人
侍郎盧逈浙江僊居人
侍郎郭任鎮江丹徒人
主事巨敬陝西平涼人
都御史茅大芳揚州太典人
都御史陳性善初名復以字行浙江山陰人
僉都御史周璿青州諸城人妻子皆繫獄

御史大夫練子寧初名安以字行江西新淦
人
御史大夫景清陝西真寧人
都御史司中不知何許人
大理少卿胡閏字松友西陽人
少卿薛嵓陝西閿鄉人
大理寺丞鄒瑾字公瑾吉安永豐人
大理寺丞劉瑞江西南昌人
寺丞彭與明江西萬安人弃官逃遁莫知所
終

太常寺卿黄子澄 字伯淵初名湜以字行江西分宜人

少卿盧原質 字希魯浙江寧海人

少卿廖升 湖廣襄陽人

少卿高巽志 字士敏其先徐州蕭縣人

戶科給事中陳繼之 興化莆田人

戶科給事中韓永 西安人或云浮山人

刑科給事中黄鉞 字叔揚蘇州常熟縣人

戶科給事中龔泰 字叔安浙江義烏人

監察御史曾鳳韶 江西廬陵人

御史董鏞不知何許人

御史王度字子忠廣東歸善人

御史魏晃吉安永豐人

御史甘霖安慶懷寧人

御史高翔陝西朝邑人

御史王彬字文會山東濟陽人

御史鄭公智字叔貞台州寧海人

御史王玭蘇州人

中書舍人梁良玉一變姓名走海南

中書舍人何申不知何許人

中書舍人郭節宋和不知何許人何洲海州
人俱變姓名走異域
待詔鄭華字恩孝浙江臨海人
宗人府經歷宋徵妻子幷被殺
欽天監副劉伯完亡去莫知所終
布政司參政鄭居貞嚴州人
山西布政司理問徐讓不知何許人戰歿
浙江按察使王良河南祥符人與家人同赴
火死
四川按察使李汶敏山西蔚州人

副僉都御史江西副使程本立嘉興崇德人
自縊死
北平按察僉事湯宗
僉事胡子義刑部侍郎子昭弟也弃去莫知
所之
徽州知府陳彥回字士淵福建莆田人
蘇州知府姚善字元一湖廣安陸州人
衛輝知府孫鎮合肥人薦起不就自號冲玄
子
寧波知府王璡字器之日照人文廟赦還不

仕

濟南知府徐安寧波鄞縣人謫戍雲南

徽州知府黃希范不知何許人論死籍其家

知府楊任浙江嘉興人子禮益同被戮

知府葉惠仲台州臨海人被戮妻蕭氏為奴

同知石允常免死謫戍

教諭王省于通判王禎同死于義

賓州知州蔡運南康人靖難後論死

沛縣知縣顏伯瑋自經死子有為自刎江西

廬陵人

欒平知縣張存方龍泉縣人梟首暴屍頳面如玉

蕭縣知縣鄭恕字本忠僊居人靖難兵攻城破恕死之

孝義縣丞衛健戰歿

沛縣主簿唐子清爲北兵所執不屈死

典史黃謙死事與唐同

漳州府學教授陳思賢廣東茂名人其徒諸生伍性原　陳應宗　林珏　鄒君默　曾廷瑞　呂賢等同日死聞

文皇登極詔也

進士陳周不知何許人雖承吳、偕道衍之薦

隱居錫山終身不仕

進士王高南昌人與劉瑞同年、坐縱方孝孺

劓鼻于樹下與瑞同死

舉人劉政字仲理長洲人方、孝孺所取解首

孝孺被戮政不食而死

生員高賢寧王省所教士志、不授官

燕府長史葛誠

燕府伴讀俞逢辰字彥章上元國宣城人以泣

諫被戮

遼府長史程通字彥亨績溪人死獄中

寧府長史石撰山西平定人支解而死

衡府紀善周是修以字行吉安泰和人自經

于應天府學

谷府長史劉璟字仲璟浙江青田人其父文

成太師也下獄自經死

秦府長史鄒朴字爾愚江西永豐人

晉府長史龍鐔字德剛[illegible]載人不屈而死

魏國公徐輝祖鳳陽人中山王之長子襲爵

閑住以疾薨

越巂侯俞通淵廬州巢縣人陣亡於白溝河

駙馬都尉李堅懷慶武陟人械送北平道卒

駙馬都尉耿璿長興侯之子杜門稱疾竟坐罪死

都督廖鏞無為州巢縣人送刑部論死

都督孫岳宥死安置海南

都督耿瓛長興侯仲子靖難後論死

都督趙清鳳陽人靖難後召入乞閑不許

都督寧忠被執妻與父徐凱同死

都督馬溥壽州人戰敗靈璧被執

都督陳暉被執送北平中道逸去不知所終

都指揮楊松　潘忠松戰死忠被擒

都指揮謝貴伏發就擒而死

都指揮彭二為健卒所格殺

都指揮馬宣被執罵不絕口死之

都指揮鄧戩　陳鵬俱被北兵擒

都指揮朱鑑被縛罵不絕口死之

都指揮瞿能戰敗白溝河死之

都指揮宋忠懷來戰敗被執而死

都指揮俞瑱被執不屈死之

都指揮彭聚力戰死

都指揮孫泰力戰死于陣

都指揮莊得一力戰死之

都指揮陳質被執不屈死之

都指揮楚智　皁旗張同力戰夾河被執不屈死之

都指揮薛朋濟陽城陷被執敎諭王省死之

都指揮唐禮為靖難兵所襲被擒

楊州衛世指揮崇剛與御史王彬同被執不

屈而死

指揮王資不知所自始靖難後追罪廢死

陸梁衛指揮滕聚戰白清河死

燕護衛指揮盧振數罪夷族

指揮趙諒坐廢憂懼卒

指揮宋瑄忠順公晟之子靈璧之戰力屈死之

河北指揮張倫靖難後戰死

胡騎指揮火耳灰以擒死

指揮丁良 朱彬以北兵所擒死

指揮費榮為北兵所擒
薊州衛鎮撫曾濬為張玉所執不屈死
鎮撫楊本處州人
鎮撫周拱元湖廣沅州人靖難後死之
燕山左護衛千户倪諒靖難後死之
千户蘇巘為北兵生擒
叅軍斷事高巍遼州人篤孝誼善文章京城
破自縊驛舍死
行軍斷事錢芹字繼忠蘇州人云死國事或
云病卒

衛卒儲福無錫人調曲靖衛舟中不食而死

衛卒羅義山西都司戍卒曾上　燕王書下

獄

皁隷茅印仔上高人同侯泰被拏後典刑

内官長壽為北兵擒

以下有官職而無姓名

尚書徐公　刑部侍郎金公

燕奉祠何公　松江府同知磔於市

有姓名而無官職

朱進常州人　謝昇山東諸城人

牛景先變姓名走死蕭寺中

杜奇北平人極諫燕王當守臣節立斬之

周璿身死妻子沒官

黃墀　陳子方餘姚人與陳性善同死

以上報國諸臣紀中先列二十餘人矣此採建文朝野彙編所載而悉記其姓名庶使後學一覽而易知改革之際豪傑忠賢不約而奮起如此然追想誅夷慘禍夫豈昭代之幸哉吾師一菴先生尚論諸臣每極歎

歙歎息而重羨尚書嚴公震直吞金自盡善劾其忠以其體天地好生之德災不横流旁及也先生之意大且深矣

矣須先下工夫看見眼前何人可代得代者必賢於去者必有益於國家此善於進言亦忠於進言者也若只做得這篇文字打出自己名頭毫於國家無補不如緘口不言反於言責無損

三十八

唐先生對諸弟子曰人生一身只是脾胃受虧弟子問曰何也先生曰酒色財氣四字酒字還兼着食味來今人說自家傷酒致病者尚有其傷食傷色傷財傷氣諸病痛人却不

肯伏罪人若問及何處一一槩混推脾胃不佳脾胃是一件出官搪塞人的物事何等要緊

三十九

不拘郡邑官要做得好睛須先屏遠吏胥閒皂不容近身使其言不得到耳根即有問斷差錯百姓也亮得我過不然人便說滿堂都是官了聲譽何由得起塗徐勞牽權崇德裕雖由鄉科任却不蹈遠謫參號勞鐵耶祀爵宦百餘年矣〇塗縣治本在默塗山晴闌堂閭令李子樂還參治余爲與徐做多新予字

亦奇事也予後修葺譙樓亦欲因之時丟去
而泯滅公名皆仍其舊未改焉唐末又有李
中亦淦令多善政著碧雲集不知何許人明
有李樂號臨川在任著金川紀事彙行歟歸
田著見聞雜紀淦人今號一勞三李○余須
淦入府城毋由陸路約六十里遇寒月則沿
路里長二三處必帶平定巾青衣來見之必
以大茶甌瀉酒入鷄子四枚敵予為各享其
半收去這景象分明有父母子民之意不容
易得若富家翁辦了攢盒來供非不鄭重却

無古朴儉素養忍近年嘉湖鄉士夫宴鄉邑官者動言客席須銀一兩一桌余不敢隨衆竊謂用銀一兩辦殽百盤主人固不稱賢主賓客亦焉得為佳客哉習者久之矣可慨

詩四十

嘉靖戊午余讀書古山州亞守旅川王君洲先期約治具入山訪予越數日偕董陽君自存上歸以詩來因為訂登高約風帆樹月兼莫燕供給少懶下讀書臺由余歲申追數已春千六年矣感而傷起盍公癸於萬曆癸酉

去今又三十六年也時俗但見例貢出仕輙以為不通經史而公實讀書觀其詩烏可忽其人也況多厚德清修可重同堂兄濟即雨舟先生亦讀書善詩行有高誼並載烏青誌

四十一

朱都御史紈蘇州人嘉靖二十三年間始巡撫吾浙前此久未設也嘉興知府趙公瀛陝西三原人端凝嚴重有古大臣風迎朱都御史於三塔灣不下跪用黃傘蓋立其下吏跪口稟知府接爺朱大不悅隨移檄委趙往福

建漳州平寇、平還郡。Ｘ不能沒其功仍薦之後擢易州備兵憲副以行

四十二

漢書屢見磔市之刑磔即今之凌遲刑也禮記月令云季冬命有司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磔音責裂意也○胡年一獸尒白晝不交人前不交可以人而不胡年若乎

四十三

龍賓野先生劉僑寓吾鎮仕終學諭少羸弱多病六月常穿綿鞵裹脚亦至傷風然保身

多方靡所不慎屢同宴會衆飯先生度不饑止挑一二箸起卒年八十二可見人當保養不宜全諉之命數也○龍家貧居館師日多教弟子及其主人不必言矣暇時併教服侍童子温和真切童子粗暴者皆化之○里中陳竹丘先生文奎見烏青志人物傳善行難以枚舉曾作館師於錢氏一日責其弟子弟子問何罪先生曰睡起如何不理衾穿衣片遽不提領先生父作教于亳門人来漸為二司官召先生問曰聞尊翁坊牌傾圯修理需

若平金意欲厚之也先生不敢大其費謹條
畫於金外略樣年平自東脩以上大約少受
分體物遵造教補步不論亂後生雖有放肆
素尊先生奉如數來也

嘉十四

鼎新題樣自宣德五年設至萬曆甲辰改斷
門表薦隣鎮鄰縣楊公伸森從延檢金鱗角
逆請崔東儀桐邑歌門外有鎮鑰之意緩急
難再失他且衆有議復故土者金謝安泰衙
甚會懸亦楊公不察大計俾免

四十五

鎮趙北五里許其滿地方有高丞者行盜斗三年單匿其邑擲夜殺人必府羅公斗檢其家贓物如貫繒金銀帶扇墨牙箸等無不具備但所知逃成獄死獄中未及五羅公謂其有餘辜也羅後以酷去官坐提問勘章有謹良民高五為盜等句皆本郡節推公手筆上斷不察而過聽遂失本意參之兴冤甚數推公筆來西郡而年來更非誣善之報數

四十六

○相國少師申公時行與吳江金舉粟崗書

同筆硯曾有婚姻之約以殤于不果金生舉相公歸田後念金生欲以孫女許金生之孫其媳難之相公夫人諭相公意竟許焉相公躬送孫女於金厚其嫁資一切禮幣皆謝不受君子曰倫故不遺門楣不計而厚嫁薄聘相公可以風世厚俗矣

四十七

灤誅二守楮公國祥武進人庚辰進士寬平簡易清守不緇甚檝姚姓者妻以久病亡其父告

壻毆死公准其詞不發行下竿特至地柵下
後不知所之爲何入姚姪家妻尚未殯也驗
無毆死狀呼兩造而俱釋之不聞有一錢之
費也〇一日公出更深回衙適轎船落後命
一門子同快兵持手燈步回地方不知爲少
府公或病其褻無官體余以爲古道可取焉
太守陳公 幼學 主持近祀入名宦李子曰褚
公爲官所謂三事克修者初任浦城孰不謂
當行取乃因越囚三人不與陞二守又值君
鎮添設清苦百倍稱貸三百金供應上官過

客卒以終養去補官東兖治河北其歷長復
議調縣奉文而病卒也天於廉吏何不垂憫
至是哉

四十八

桐邑生沈惟藩應正貢偶跌損成疾縣學起
貢文書供送陪貢生陸日新沈自揣狼狽納
陸曰我當讓汝言訖淚如雨陸惻然曰兄疾
尚可療寬心尚有好日一生辛苦何遽讓我
時親友多勸陸貢陸不以為然值洪宗師者
陸生扶掖至案前禀云沈生雖自援文備患

損正在調治試畢得貢後漸愈選處州縉雲學訓數歲歸沈不忘本結為婚姻縣以事聞陸蒙德行賞洪於諸生前極口稱之陸令任嚴州府學訓其子懋元負俊才清年食廪人以為善報云

四十九

真定大佛寺觀音大士高十丈餘鎔銅所鑄先是大士託夢於道者令其募銅於外郡得銅即投之井凡幾年不知銅若干斤及鎔銅時寺傍一井銅源源湧出鑄方畢銅隨盡其

殿宇木料亦託夢道者侯風雨晦冥目奚城外江上候木木果如山積兼風浪来若鉅萬細無不備也殿之落成特假手于匠氏然所謂天造地設神運鬼輸此事誠然乎大士之靈真儒矣神矣

五十

數十年来屢聞人言僧有坐而化者訂曰衆念佛會送之若云真佛故能如此余以問唐先生先生曰不然終是邪道一日里中實關寺朱道人者坐龕中抃坐聲響如雷僉偶

隨先生視之先生曰此邪火也吾祖恭穆禱

聞如是

五十一

嘉靖庚申余館潯上董宗伯公延舉人陸柳齋赴京訓其子而柳齋長郎適初婚母氏不欲其割愛遠行也余亦對柳齋述親友之意思家或成疾姑遲其行何如柳齋曰若吾子果爾這等兒子要他何用莫說病死了我也不惜竟同去父為子綱柳齋得之子後登科官四川別駕○沈鏡宇亞卿余訪之留酌子

瀛[illegible]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書[illegible]不讀書閑過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谷[illegible][illegible]所[illegible][illegible]矣

[illegible]世者

[illegible]姓者四潔烈奇偉之士家貧止卓四張每

讀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武穆便以手拍卓高聲大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西丹之駡曰若曾與檜有

[illegible]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冤卑而與[illegible]乎此君[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婿[illegible]做[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手[illegible]

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生[illegible]魯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谿李菴謝生壽齋趙識蓋以門生來婿也肆
教授陳先生言丁未會魁論官當堂責曹生奔競戾
號許又更加笑責諸生竦然嗟嗟今之二邑
有試而府庠生群趨之者恐責之不可勝責
矣然教授風靡知之而不言者多也況望其
肯上責朴責者乎

五十四

近年官員陞轉郡憑邸報然走報人有行者
少或假撰求賞者有之曾見一二司官急性
遇信走報言陞轉授兩臺竟坐虛羞慚直

至告休以去○文貞徐公在朝時有一京官正郎以悞聽自云難浙江學憲後不果竟陞王府長史所謂求利未得而害隨之

五十五

凡入覲年赴京大小官其家口必宜還家遠者或寄寓大城郭爲妥吾湖有一先輩官方伯矣家眷留西蜀奉以年老罷職往復携家費十許多心力可駭也

五十六

南京司成劉公（翊甯江右人）勤導監規持法

不阿吾湖廿上舍貴介公子也馳馬傷其面公不發機懲厲行責面笞之揭衣見內褌大紅盛怒加責先生風勵士類愛而知勞類如此數十年以來所未遘也

五十七

古人言利必言害言得必言失言福必言禍三者相當自是盈虛消息之理士君子只為貪却目前竟貽後患云自與平涵太史國禎論及吾湖兩尚書既殁皆不敢奏聞而撫按亦未有憐而上聞者沈並鄉節甫封翁塾以尚

實卹蒙賜葬祭帶在商公之上何也毫釐之差千里史謬知得不知失知利不知害知福不知禍有自來矣乎濫觴以余言為然

五十八

湖郡守陳公幼學曾為河南確山令語余曰漢時令某公若旱求雨〻不應公竭誠求必得令民集薪于祈求所若雨終不應吾有縱火自焚必已而果自焚死時一丞二吏傷公死俱不來獨公兩卒大沛洎及寄邑令祠某公神位在土地祠西向吏立而東向此令祠本

有不哀不淚墮者嗟乎人臣致身事君糜身以忠王事者自古有之求不惜慘禍死烈烈中如公非數千載而一見者乎貪官汚吏驅民于雪火着睹此亦可媿死矣

五十九

大學士徐文貞公階語余曰大凡書本上話頭聽信不得者多即如長平坑卒四十萬恐世上無此事今有一千卒於此請公為我坑一坑看自然不易得應命不得況進而萬又進而十萬四十萬乎大竈坑害也今人亦有坑

殺我的語疑是此意之誤

六十

○余一日偶訪湖郡庠諸博士董宗伯潯陽先在諸博士送之大門外然董却守少游郡庠禮不走其中道中門由東廊上出此目睹者闕張莊僖公永明潘尚書季馴諸老皆然不云士等而吾湖有二三士夫途遇郡公祖不避其轎在輿拱手一公祖答拱一公祖不荅付之若不睹焉嗟乎何廢禮放肆至此於風俗大有所關

六十一

俗吏不達禮但以從俗為恭比、而是湖郡府官上任齋宿城隍廟有酒大約演戲者多自太守筠塘陳公幼學始用蔬酌罷戲桐鄉縣送秀才應試及童生新進大約演戲於明倫堂萬曆戊申春二月李手臨川作主酌邑侯須日華之彥亦不用戲士夫傍觀者皆以為嗇嗟、此豈論豐嗇哉

六十二

漢成帝遊後苑欲與班婕妤同輦班辭曰自

古賢聖之君必有賢臣在側三代末主乃侍嬖女令欲同輦得無近之乎帝乃止南史宋明帝於宮中裸婦人觀之王后以扇障面帝怒后曰宮中自有樂事何至姊妹裸體相視以為樂耶婦德懿行不從主欲古今罕及

六十三

奇技淫巧奢靡之物自古無不敗壞自古未有能傳子孫者吾湖有仕宦内人造珠冠者用銀四百餘兩聞不久即轉之他宦家埋或宜矣近又有聞四百金少者哥更有千金者

珠璣鉅異常也

六十四

薛方山先生武進人督學吾浙臨湖謁
廟退而諸生說書與諸生講解經二時反覆不
倦維時郡邑止照舊茶飲未嘗設菓餅及飯
亦見古風余在諸生中目睹盛事

六十五

宸濠之變其未出師也南康太守陳霖湖之
長興人時未有人告變獨上疏云宸濠必反
臣衰庸乏軍旅才請代臣為知府者即致仕

去歟以聽仕不拾臨難債事者豈不賢矣哉
公之孫昌言後更名深中浙江己酉鄉試博
學弘才多所著　官終知州
六十六
萬曆癸酉聞江右建昌羅近溪先生汝芳以
道學名于時入京師謁相國張公居正極加
禮重先生上坐當大賓禮聞其言甚正極論
持盈守淵之理相國悚然
六十七
太史公僉督傳以本富為上如務農桑起家

者而巧富所不取焉里中一人恃兄貴凌人兄卒未久被讐拏至家呵之跪下以糞灌其口訟未畢而家隨破矣潯中又一生恃叔貴起家數千金被讐扶至慈感寺戮辱備至亦以糞灌其口塗其身者弗論也其他仕宦明經爲屬託被人毀冠裂衣用溝泥塗身於郡邑門者不可勝數哀哉財之誤人甚大而人卒弗悟已

六十八

蘇州文衡山先生徵明戒子孫曰吾歿若等

慎勿為我求入鄉賢祠子孫問故曰吳泰伯
孔子所稱至德季札才近伯夷公子中之最
賢者二公儼然在上吾安敢濫側其中耶先
生不居已於賢而賢卒為人所稱其可重也
已○羅念庵先生洪先父官州守江右人鄭
澹泉先生父吾椟公官學博海塩人皆賢而
祀之祠者念庵澹泉二先生見鄉賢濫觴不
忍其父之混名其間也皆抱其主歸二先生
之見其大異於近世士大夫家所見矣

六十九

桐邑沈生性善少貧賴上舍王君化起家王多所扶助莫大之恩也後有小嫌沈生行本可黜華疑王為之地卒成大讐親友莫能解王卒家廢沈之子賀王地為父墳扶柩停穴所王之甥壻鄉人輩共舁沈柩投之河載浮載沉者兩日夜骸骨解散不待言矣君子曰夫王今而後得反之也天道不昭昭乎〇里中一人余家至親也其人奸詭百端不可名狀夫婦雙柩將入土舟載已至穴所矣風簸舟覆雙柩上下顛倒鄉人亦曰天道昭·宜也

七十

里中沈雙溪先生茄訪一友人董姓者其家鎖一負券人於小樓上先生睹鎖者面容不佳謂董曰可亟放之其人至家當夕卒○長興臧堯山先生之父開典于城門內偶至典中值一鄉人贖典物者與家人小忿爭臧翁不直其人其人遷忿以手撲翁面者再家人欲痛辱之翁不許反送其人至門安慰而别其人到家甫三日即死◎莊僖張公永明初仕蕪湖令甫三日未行一事也有一民拉余

輿大罵公異之不加刑思所以處之之法未得詰朝厥父兄毋皆來請罪云吾兒瘋疾發狂請痛治之公曰既是狂疾吾且弗治可領回調理其人三日後亦卒公之大度能忍如此安得不享高爵垂名竹帛也◎堯山先生名繼芳仕為松江太守多美政居父毋喪三年不茹葷不入卧内在松江值徐文貞公當國巡按公令府建坊落成巡按公以鎮神處拜先生但佇立不隨後拜人問故荅曰統於所尊不敢拜也

七十一

○平湖陸胥峯公官主政三子光祖即太宰莊簡公光祚光裕皆登科第而祚官顯所居對門某家屠豕為業却非貧人家可三百金屠家腥血淋漓胥峯厭之一日命家人多市磚灰砌塞店門阻其出入三子皆不知也既知齊往其家再拜謝過其人感德無言終易三百金以上之屋具禮而送之別居焉嗟乎今之仕宦家求如陸氏三公睦隣厚道未易得矣

七十二

禮有三不葬市井之地不葬庵觀寺院之基不葬𡎺隙之地不塟○前人巳塟之地不論賢否萬分不可毀掘毀掘見屍必有顯禍子孫受害無涯

七十三

桐令高傅岩公梅四川人受鄉士大夫生員禮甚狠藉金華火腿至堆辟間一日召木匠入衙工畢木匠懇其家人曰我有子患痢思此肉乞一小塊家人将一大隻賞之不知此

須價四三錢也公子先還蜀所帶回珠花值
銀兩許一朶者頗富至荆州遊娼家娼家想
是叩頭為恭公子未嘗與娼有情率以珠花
行賞二十年後高有親周姓者作湖州照磨
云與高門戶相對余問高家事今若何荅曰
家事蕭然矣傳岩尊人官方伯析産頗鉅宦
橐亦稍充歟遷至此盖子或不肖不能守歟
觥𧼈歟

七十四

萬曆丁未春二月桐尹須公上任嘉定戊
戌進士

故事鄉縉紳有公酌〻之余謀之所親曰此分子要從厚問何也曰客席一卓舊規治殽再盤須銀兩許余不從家整薄席欵之須公嬾悦諸公都厚費併力然出於厨夫包辦弗佳也嗟乎主人固不可有慢客心亦不可有媚客心慢客媚客皆非禮也然而媚客品最庸矣○士大夫一飲一啄一言一動皆當為世道慮為地方風俗慮萬分不可只看目前徒逞己見不但出處辭受大節所關然後於昭〻地伸其節也

七十五

都御史王公汝訓浙撫臺尊人家業儘大然恐盜入其室也終夜防守多至廢寢　公委曲勸其父曰財自外物也何乃自苦如此乃召其宗族至親執友亮情分析約十去其過半防守既解尊人得以高枕卧者皆公散財一著地位高也豈世上守錢虜可同日語哉

七十六

嘉靖間嚴世蕃倚父當國鬻爵賣官受誅宜矣然當時門路不雜今雜出矣清濁分明今

混淆矣不但君子難做連小人也不好做得奈之何○或有問于趙山人曰墨吏狀若何山人曰不忍言不忍言辟如娼家一般然當時也存些廉耻掩房避人如今徑在大路上清天白日滛嫖全不怕人看見何世道不去至此竊恐天心厭亂國家或有不可測之禍奈之何

七十七

自昔相傳云郭璞題湖州　永無兵火之灾終有魚龍之患不知果否果是郭璞有此題

鄙見以為未必響應今日可慮之大者何必兵火服食太奢僭官族太恣肆人心太奸險衙門人役索財太縱橫生員太不知有郡邑法紀絕不似嘉靖三十年以前氣象無兵火而已安何必魚龍作擾也

七十八

趙甬江文華視師本浙一時氣焰頗盛其在嘉興也不知何人作主宴之聞湖中飲酒時醉後連擲玉杯二三隻於湖玉杯貴重之器胡草芥視之至與甬江富貴已極意滿心迷

不足責矣彼為主人者既可與甬江獻酬方其擲杯一隻時何不扯住致使一而二二而三至寳輕擲大是可惜所謂富貴則親戚畏懼正此之謂歟

七十九

提督荒政給事楊文舉按嘉興聞太守王公䝉德欵之送代席金十兩楊不悅呼船頭欲賞之王公曰此是知府俸金老大人看得甚輕自知府看之甚重不是賞人之物若賞船頭不如仍還知府命手下不收四乾隱當差

人簇擁奉楊之時王公獨立不懼如此可敬
也夫楊渡江蘇州巡撫兵道差人去探前路
款待事宜當時若有一二當路如王公其人
有主張有正氣者在則蘇州諸公何以病狂
喪心沿及嘉興嘉興兵道治酒委一縣丞料
理縣丞囑厨夫曰今日是我性命所關汝不
要害我嗟乎一給事且然俗　朝廷駕過將
如之何堂、天朝貴官大爵不意無人到此
田地可哀可哀

八十

詩云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朱夫子註云泄泄怠緩悅從之貌今天下
主上精明衆賢戮力固未有顛覆之狀如周室然而怠緩悅從者未可謂無其人也夫怠緩悅從所包甚廣未易指數樂姑舉三事論之
入　覲齎捧表文大典也入覲約二月辭朝除雲貴廣西四川最遠八月可抵原任齎捧九月辭　朝與入　覲事同明年正月二月可抵原任今據目見至十個月外尚多在家理事者恬不以為異不謂之怠緩而何新

官初任人臣事君之始優游在家急緩與入
覲齋捧同前輩不敢為此見撫按亦有忌憚
心今先是撫按恐得罪下官来遲絶不問故
而吏科限惢者俱務寬縱不照舊規皆所謂
悦從也余竊欲撞　朝鐘撃登聞鼓請問諸
君在
祖宗朝
世宗朝敢如此否今
主上寛仁姑不計較尒一旦
乾剛奮發如法處治不少貸諸君復敢如此否

其斷然不敢無疑也孝子不因父慈而近逆忠臣不因君仁而越律犯紀有世道之寄者已往不追亦可防其將來矣

八十一

雲間王起雲嬰兒聖科也一卿大夫晚年舉子中痘起雲視之回曰不佳大夫集諸醫並治痘愈脫殼大夫大開宴謝諸醫亦請起雲實醜之也宴罷起雲曰憑老先生開宴令公子痘終是不佳大夫盛怒卒其卓已而兒果

殤或問其故曰一身痘只是一箇種子不好脫殼不得其為術亦神奇矣哉○起雲子亦業醫術大不若其父或問之先生何不傳之令郎曰小兒不濟事纔見銀子便要更無一點精進向上心腸如何做得名醫米醫如王君可以闡道不但術高一時也

八十二

萬曆丁未某月

上特命差行人某召故閣臣王錫爵故禮部尚書于慎行 南吏部侍郎葉向高入閣禮部

侍郎李廷機見在京不旬日先入閣此
主上至公至明定自
宸衷　登極以来第一舉動四海風聞莫不欣
懽嘆美不知廷機緣何不得人心紛紛指摘
廷機固辭
上不允從天下又仰服
聖斷非衆言所能揺亂也　臣樂歸田三十載
與廷機未嘗有交竊謂　朝廷用人如醫者
用藥今天下在位諸臣固皆賢人君子然不
無一二貪濁者廁于其間辟如人病火症一

般用廷機未必不是清涼藥試而不効効之
未晚方奉
上命而言者疊疊何也同寅協恭開誠心布公
道端於
廟堂諸老顒望以贊雍熙之化焉
八十三
萬曆甲辰嘉湖蘇三郡数月間有四大變異
事平湖縣吏某為夫一雞不值銀兩五分爾
致隣人毋子於邑丞丞不察撥其婦夫自外
歸直入室竟割手腹以明心跡禍甚慘焉或

云此是邑幕事非丞也〇乞丐船　太都出
淮陽人今又不拘丐首善騙術菓餅內置藥
幼兒女食之瘂不能言即抱入舟浮舟他去
人不得其蹤跡幼女長大美者淫之賣棄得
高價其醜者或瞎其目或斷其手脚指教以
求丐話行乞焉乞所得不如數痛責甚慘嘉
禾有一被害家得實首之官々受屬從輕發
落方出門地方人公忿群毆丐首三人斃市
立死乙巳丐首又犯吾鎮太守陳公繫之獄
相繼死不及成遣〇房憲副公名寰官提學

御史素不爲公事偶訪郡丞謝公濟夏若所
湖縣兩郡丞以下俱要請公謂郡公宜節勞
而告災亦須七月不宜太早與諸人意左諸
人不勝忿遂鼓譟將房公毆傷其面衣冠
俱裂蓋冠裳之被辱自古及今所未有者〇
張獻翼者號幼予蘇人善詩文年垂七十用
價典一婦琪玦以原值取贖張慶之或過其
懲於官而叅族健卒逃還忿昏夜持刀入張
張與備殺張男婦彌連宿客凡七人已而健
卒亦自殺〇李季卿曰一雞小物也是羣學其

吏致幼子受慘毒死法當抵命後不知作何
發落丐船積惡一旦亡三命孰不謂天道昭
昭然聞仕宦有受丐賂者恐無是事房公受
異常厚不因私囑召禍但六月之望非望七
仕宦登舟入郡之時張幼于者年七十而典
人少婦贖不如原數亦可情寬況懲之官過
矣六人俱斃波及宿客傷哉

八十四

太守陳公（幼學無錫人）可謂清慎勤萬曆甲辰十
二月上官次日即取獄中死犯凌繇重笞六

十閱数日復笞死此犯與紀勝童罪皆干[illegible]門神入胥怨勝童丁未冬亦死其死施敏華悉皆地方所大稱快者凡公刑威所及大都積賊積棍積賭積年教唆之人自未有及無辜者人或私憾謗公過嚴辟如農家芟草一般惰農夫時根深草長四五尺不大芟治何由見平地成良田公非殘忍刻薄人也至於水清玉瑩菲飲食惡衣服自是公之天性致然矣○公不能無過〻在性稍亟輕信人言自已亦輕出言然胥次詞辭是非烱然逆耳之

論多所茹納事有議行而察罷者或平涇公
朱國禎之力諍不佞樂之聽言與有力焉今
之君子可惜動以聖賢責人而未必以賢人
自處於公不將功過準然而丘民之口夫有
不深嘉不樂道者公其二千石之最良者哉
○公清慎不待言公不憚夙興夜寐一日之
內在政事堂者約五時三年考滿足可當他
人六七年其勤有大過人者撫按二臺雖知
其賢何人肯薦語及此

八十五

本鎮裁革巡捕官略本館設有巡捕一員承上接下似不可少但若數十年来一官署務便仰視積書五六為師盐不經心盗置末務聊視

巡守二道及本館禁約專一接受手本擅理民事一詞纔入非銀數錢不差人及至問詞太約官須五六錢書手二三錢為例事情稍太賄及二三兩餘本鎮民俱以小本為生捕官輒指呈堂為由往来非四五日不了民所最患屈脫衣典當揭債求免刁民太尸欲逞豪

勢以酒食結納授詞凌雲此官在鎮一日官
與積書弓兵非日以一兩不充其欲一年不
下七八百金膏髓暗抽涕淚日墮民間隱痛
未有甚於此者衆議集思惟有臺端嚴示禁
約刊立板榜不得擅受民間一字庶幾大害
可杜蟻芥安生陰功無量蒙
三臺各上司嚴批永〻裁革不得再行擅受
八十六
太守官尊自秦漢來已然而漢尤重宋亦不
輕入
國朝洪永宣順成弘間亦重至嘉隆

萬曆間而始輕然萬曆輕不可言矣輕則褻
褻則下屬百姓咸卑鄙之令不行禁不止有
太守名無太守實矣其重也必自重而人重
之其輕也必自輕而人輕之不可他尤也嘉
靖辛丑壬寅間嘉興知縣李君時行東廣人
業已陞主事將行太守某發其不職狀寧但
褫職擬軍行原籍定衛當時不聞兩臺二司
得以寬釋之也〇嘉靖丙午丁未間嘉興太
守趙公瀛陝西三原人嚴重有體屬官相見
不聞留茶何况舉酒自戊以後少松滕公令

東廣番禺其守湛少松語余曰三年內未嘗留茶余問守行誼若何少松答曰好不意今日氣象萎靡倣效成習若以為不如是必不可以用世世嗟乎非禮之禮大人弗為自少讀過至入仕而忘之皆宋儒所謂讀書不識字也〇余戊辰舉進士巳庚辛壬皆在新塗生員相見余必南面而臨之未嘗傍竚不聞生負有謗聲迄今三十餘年縣令諸公皆不傍竚行師生儀若兄與弟並立而揖者多矣惜我世道人心今亦可古緣何縣官新任遇議

遝畢竟失禮的人生員反以為好稍稍執禮者嚴生員同聲便說不好此豈生員之罪哉一為父母官者憂讒畏譏之念重屈已徇人有自來也

八十七

易之中孚曰中孚豚魚吉言至信可感豚魚也余以一事證之聖人說話更無一字誑人余家有一犬畜之多年狀甚頹敗余憐之日以魚肉人飯餵之知其不久也時有二犬素對食者恬然相安更不奪其所餵必是亮余

憐老一念真切故能至此夫犬且然豚魚可類推矣豚魚猶然况人惟萬物之靈豈有至誠而人不動者乎故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巳

八十八

凡公家事不係一身一家者莫只為自巳算計須要合人巳通筭方妥在朝在野皆然六科玩球差渡海風波軀命所関誰人要去然輪着也須付之天命不由人躲萬曆某年間一友人應輪着先期告病歸自謂得計不久

遇京察降級改縣丞轉知縣隨卒蓋得便宜事不但人忌造物亦不相容也○萬曆戊寅已卯間琉球使臣左給事蕭崇業行人謝杰奉命至余分巡駐延平日也採木造渡海船使臣自張主船頭意向口嘴闘民間利害在呼吸間其来各州縣採木拖損已種之田拆毀冬住之屋荼毒萬狀一日余入省二司公宴余曰臣子祝 聖壽萬萬歲不待言琉球國王也須活千歲方好諸公詫異問故余為述其狀諸公始知之余去閩業三十年國王又費差

使臣如故事里中書存憶世爵令寧從遣畫
余詳道其昔照姓日老甚是蓋中鬅然有識
將

聖朝勅文　欽賞禮物具在閩海口令琉球國
人來領不知緣何做不來此須閣部大臣協
力肯擔當方纔做得○夫所謂擔當者即任
事之謂也纔任事便要任勞任怨任天下萬
世之重如伊尹放太甲直把商家天下挑在
身上何嘗有些小顧慮纔顧慮便任不成一
自與袁崇煥書且憤大略云今天下太息

要時便有時的人然却非孔子之時盖時荅之時要和便有和的人然却非柳下惠之和盖和同之和要清的人世界上儘有不可云無然却要如伯夷不念舊惡又少了只任之一字難言假如本朝事孰有大於治河向来豈無人承任然只與秀才猜做論題一般更無確然有見有才成始成終者〇王敬所先生（宗沐台州人）踈海運事刊有成書其言鑿鑿可信然中間利害相當不免覆溺船隻傷多人命如何容易任得任来亦恐不久欲畫可久

須從習熟上做工夫使人得海之利不習熟
則望洋而怖心生不得海利則惜身而懈心
作是求通海而壅塞之也何以濟得大事為
國家深長之慮者必不可廢而不講巳○徐
文貞公面語余曰海船用不得釘用錠樣鑲
成用釘則海水醎釘不久隨要拔出這話想
是書本上來的恐不可見之行事

八十九

果報是佛家話聖人所不道也然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實是果報

聖語若無這二積字安能生得二餘字來閒
人欲積善從何處做工夫起曰從忍耐上起
凡事含忍得不計較人不求勝人此便是善
世人以捨施念佛持齋爲善誤矣

九十

張江陵子中狀元次日禮部尚書汪公鏜率
諸翰林公入賀汪首致詞曰老先生功施社
稷

太祖成祖在天有靈篤生賢嗣世世作　國家輔相
江陵荅曰昌吾後者非今日二子指懋元榜

眼還是第四箇小兒方纔能繼我江陵此言

極深極狠

九十一

太宗伯陸公平泉樹聲在家日久方出爲宗伯不數月告病歸翰林沈公一貫沈公懋孝當晚携榼報國寺訪之公談咲自若無纖毫病意兩沈公請曰先生亟歸意若何公曰我初見　朝時承江陵留我閣中具飯甚盛意也第飯間江陵從者持黙剧刷雙鬢者再更換所穿衣服數四這舉動必非端人正士且

一言不及時事吾是以不久留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陸公有焉動乎四體不善必先知之江陵之謂矣　余入雲間拜徐文貞公時陸公已在家文貞公向余曰別位尚書我不戀遁臨川去拜陸平泉不可不拜余復稱陸光最陸在禮部余遂上科場疏而陸公為余覆本盡知余也語余曰先生正人君子今去挑補諫垣不須多上本得只默默靜坐求朝端也自有益嗟乎孰知余與儉蹇才易卒負先生之獎與扎

九十二

余僉閩憲左轄沈公人稱好轄與吳參文華並時相穀沈入覲與吳交盤庫藏故事藩臬司一道監盤而樂以兩院命往兩公詢色大不櫃籠盡吳拆銀封兌嫌輕也故事齊不免各封封要兌過須一月蕭交盤則可余[illegible]前勢必不及余為寬解而別已而大計兩公皆註不及考時撫按二公詮兩公考初無異及乎此必兩公互相揭吏部難處而均處矣及耶語云人無害虎心虎無傷人意兩[illegible][illegible]

人耶虎耶

九十三

天下人上智下愚者少中人之性可導而上下者多如太守廉能則同知以下必化之知縣廉能則丞以下必化之此常理也必不專化自有　國法在吾湖太守陳公幼學一時廉能特著同知吳公從試湖廣潛山人尚公從試蒲州人皆一塵不染雖兩公秉性故然而太守薰陶之助與有力焉可惜余所睹記者歸安縣一丞儘廉潔第峭直不能阿承長

官意大計以下考黜嗟乎寃枉如𠬧者其人多矣當路不可不察也

九十四

天下事逃不得一箇真天地於人若真孝真忠眞清眞直婦人眞善守貞節天地報之自然一毫不爽吾於本里中二三節婦有驗善矣人不可不作僞也

九十五

隆慶丁卯余寓國子監前因董慈徳識山西蒲州楊氏昆玉父太宰虞坡公翁得窺其卧榻

薦席皆用草無繡裀錦衾之襍陳也僕徒質
素絕無大官家態豈天地悃愊無華之氣獨
鍾於西北如是耶可羨可法

九十六

余嘉靖巳未入南雍晤錫山俞友問渠貴邑
鄒君家某某鉅富今聞喪敗曷故俞曰弟兄
相讎訟之寃官下之獄膏粱子弟不耐窘辱
互相求勝用銀不暇稱劣唯意所撮亦唯家
人張主一日不知凡若干焉得而不耗散也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何昏迷至此

九十七

隆慶元年

莊皇帝踐祚謁

至聖先師孔子特起翰林宿儒趙公貞吉為禮

部尚書充

國學堂上講書宮陛座飲茶已而蒙

賜賚儒紳極榮也尋拜相趙公號大洲為人峭

直鯁介不阿隨當分宜柄用時議論常不合

至援 先朝故事欲與分宜同巡遐晚年拜

相寔出望外公嘗自言趙大洲有箇閣老做

人生信有命不用安排公言非特自道其素抑欲後進之士凡事皆行法以俟命乎

九十八

雲間胡公涵白名嗣敬由官生判湖州府事偶以公事至鎮鎮南柵一人活活故殺六歲兒詐人財業已經縣和處歸結矣吾黨偶談及公曰　朝家自有此法是人拘來另鞫依律擬丈單罪一時上官無不見從者若在今日不以胡為生事必以為出位孰肯挺身為嗟兒雪冤哉當官避事毋道陵夷一日不

如一日矣噫

九十九

哱拜者故也奉祭驁難制巡撫党公馨驟欲裁抑之彼已不堪又追比倒馬賊銀扣减月粮而冬衣布花等項且不以時給拜父子遂忿乃難劉東暘為吾總督府殷謝為名殺党及備兵副使石繼芳石党之姻親也懸首牌樓妻孥受辱上損
朝廷威重下玷衣冠體面後之當事斯土者可以鑒已變在萬曆十九年

吏部掣籤選官於古無考云自孫公丕揚始非良法成法也不意垂十年餘因仍不改本欲示公而實濟其私至被蒙選下條百加諷刺朱夫子所謂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殆今日之謂矣少宰楊公時喬本清修士也一入世網遂艱超脫手不能措口不能言深為可惜

一

徐文貞公階由編脩謫延平推官只當進士

初選一般且牢實做推官事非專謂
世宗矣明不敢閑坐在家人臣之誼本如是亦
前輩入心腸在家眠坐不穩王陽明先生謫
龍場驛丞久居其官講學過日意亦如此今
日貶秋諸公百無十九在官在家讀書賦詩
作善事的固多飲酒遊蕩囑託公事的也有
賢不肖之相去公論具在也然律以靖共匪
懈之誼均之為偷惰不職矣請問諸公設以
身處
世宗朝也敢如此無忌憚否

二

張江陵當萬曆丁丑戊寅間鑄錢之念甚切鑄錢便民行使貧人受益不可謂其無策但地方原有錢處則不必開局費事余巡延平地方自有舊錢余不敢迎江陵意虛開一局然亦不聞嗔惱可見仕君子還以自守爲正不必曲學阿世

三

薛方山先生考校烏程諸生其自謂傑才考居二等前未見其爲屈也手捧花紅縣帶而

出嗔怒之氣違扎面目以忘譏語識者知其亦受用器美後果默華樸以壽終○自古及今天下更無毀謗父師毀謗郡邑官的秀才日後會長幹進成就者何也終毀謗則其心術便不良心術一不良則天地鬼神必不祐之即有成就時亦必不永于世余往驗之○秀才讀書作文如人醫自己病痛一般真知病症從某經絡上受虧用藥不差病自痊可阮亞峰先生甲寅年三月歲考湖學余名在三等第七俗人見謂不是知已然先生批余文

三篇清而未裕切中余病余將此四字粘置
座右蚤夜以思如何到得裕處真有寢食不
皇之念讀之踰年爲明年乙卯自覺討得些
裕來總裕便見文字不單薄清空至八月遂
叨中鄉試先生爲余之恩師固不在考列一
等一二三名也先生余不及補報及見其子
自華孫以愚竭力崇厚報之視猶骨肉不樹
坐甲

四

子爲延平巡道聞前道毛公鄭人也而延平

守林君懷玉仁和人入見既見職兩集毛自應差人持傘以送毛不言林傘夫會意執傘蓋其守聞毛微有言林不悅回首云汝分巡豈貴為天子乎兩君太不相怡如毛公自處處人胥失之矣○鄉同年馮小山敏功平湖人余仕淦為令公已作江右少恭矣移書不佞曰凡初入仕不可有立異心不可有好名心纔好名便要立異纔立異不久便要破敗唯平易二字可終身行也余佩服其教

裴晉公豁達大度報失印不介意既獲亦無
喜色是已
文淵閣印惟閣臣擱方密萬曆某年曾失則或以銀
鑄而盜者利之奏聞改鑄福建延平府少府
署印渡水覆舟失竟不可覓與𨚫無罪及四
川布政司萬曆間亦失印七日而獲之榛莽
中聞左使劉公在事萬一終不可得左使尚
以自安其後不知
朝廷何以處治居官者豈可以不慎也哉

聞

成祖皇帝朝有一大臣入見賜坐

上偶當飯大臣侍飯

上問曰卿顏色今日何故忽鬱對曰臣妻不賢

適來與臣相爭故形於面容爾

上曰卿第飯少頃一武卒提婦人首至奏即大

臣妻也

聖主念賢臣則殺其妻而不顧

英斷真超萬世矣哉

隆慶壬申五月余與同年友湯君蒙　內召

江右止吾而入湯先余北去諸同年會餞余

於滕王閣謂余曰年兄與湯共事一時湯差

人往北不知幾遭數年兄靜坐一般也行取

去一勞一逸同歸如此余笑曰普天之下伶

俐人也喫飯癡呆人也喫飯從古如此○余

自少愚朴不諳機械徼倖中會試至臘月取

選憑本部選出新淦知縣至行取時江陵初

在政府加意考選而太宰楊公虞坡又同心

嚴試論一篇奏疏一篇絶與故事迥別至第
三日始定衙門一大事余俱聽命五更枕上
皂隸来報始及知之撫今追往僅四十年爾
乃今日自倉場巡務至五品以下各官無不
先期謀及先期講定衍聚兩衙門未判爭論
紛然市朝真同市井臭穢萬狀
祖宗成規倒敗如洗有志之士寧不撫膺長嘆
也哉（）余既偹員禮科太宰楊公謂其同鄉
顏御史宋在齋曰耶日原要將李某註吏科都
被劉應谷要薦湯某故李改禮科趙以語逆

屛藴云云太宰原意如此可憾山川遥遥隔太
宰薨余不及生别一拜已而其郎君某以主
政㩁杭州南關税余非不知可惜余家貧乏
通候儀物竟致缺情大約余於故人往往廢
禮不特一太宰也

七

漢哀帝問尚書鄭崇曰卿門何以如市對曰
臣門如市臣心如水此特取辦口給話爾天
下豈有其心如水而其門如市之大臣耶余
乏書失考鄭崇何如人品姑論其理如此

八

凡為官諸公素不能自樹立爲士大夫所輕忽故士大夫敢於囑託又從而聽信之變亂是非貪人受害其品愈卑下矣或問何以為上曰能自樹立使人不敢進一言爲上若地方災沴所言公公言之則郡邑先當請教商確不在此例

九

一方外人姓包自稱孝肅公拯之系或假託也稍知醫爲人診沬素脉脤其藥亦不見効

又自謂一百幾十歲曾見關王救還有何難
佐余晤之郝溪越月許来下顧坐間曰呼王
陽明先生名曰我喫了王守仁狗骨頭的麼
可憾可憾此等人若為守土之官决當以法
治之遣之出境為士大夫當與絶交令而不
然是篤信而不好學矣近聞老賊已死於叢
廟中
十
嘉靖壬辰癸巳間浙督學汪白泉鯉𤾬〈闕〉
藻鑑精朗一經奬與必發高第不待言也

弟課士甚嚴入試之且爭較者必罰跪行責吾桐　君整試首名因眾觀論題仍不免行責今人若既首名文宗必不割捨了何也慮其中後不以為恩而反以為怨也這念橫生便欠光明正大所以今人終不如古人爾

甲午年中浙鄉試

十一

里中沈果齋先生余先人友壻也嘗誨余曰我做秀才時有一上司分巡　公郡我失救迎接掣鬣不應名分巡怒將已歲暮不敢回家

行部長與帶去至正旦三四日試文義平通免責方發回此想是弘治正德間事一時嚴整之氣象可想也

十二

高皇帝時宋訥為祭酒以嚴教諸監生諸監生成才者往往大用今日秀才先是解說嚴字不真但遇主司拘檢繩墨放肆之心不遂便說主司過刻夫嚴者禮法本然之體刻則律法外用意煩苛令人手足無措二字殊相遠用者如何以嚴為刻害漸十六七年不行嚴

考秀才慈意徇情目無郡守家無父兄一旦督學陳先生大發以嚴課之景星鳳麟縉紳胥慶柰何積習風靡賢愚混糅回心向道者固多然而怨讟毁謗者亦不少矣○余嘉靖己未入南雍馬孟河先生動遵監規待監丞博士以下等官無一毫阿狥軟熟之氣余與初入監遵制熟讀監規親赴博士先生抽背一段距今五十年矣不知舉人背監規依然如故否

萬曆甲辰秋楚府以呂易犩宗人華魁奏於
朝楚王懼輦金寶入京為賄行逆漢陽宗人
疑有私書刼其杠副使周應治擒數十人縛
綁以金鼓迎入省城痛捶之械於獄諸宗大
譁抵督府欲擊周周走免而撫臺趙公可懷
遂受慘禍後以謀反聞坐斬者四人華祿發
高墻者甚多宗人以公憤戕地方大吏趙以
輕取死至今嘖嘖未已而楚宗辟不可止尤近代之變也

十四

厭常喜新去朴從艷天下第一件不好事此

在富貴中人之家且猶不可況下此而賤役長年分止衣布食蔬者乎余鄉二三百里內自丁酉至丁未若葦皆好穿絲䌷縐紗湖羅且色染大類婦人余每見驚心駭目必嘆曰此亂象也未幾為戊申自毘陵以南洪水驟溢米價騰湧插秧田十無一二冬必不穫明年己酉不知荒歉作何狀既荒恐有意外不測之變奈之何哉

十五

本朝有人當

肅皇帝入繼時

兄終

弟及事體頗亦難斷而諸公議論紛紛俾

聖意如何見從自張桂二公

繼統不繼嗣五字一出而霍又從而和之大禮

遂定

本朝人物直超邁漢唐未易及也

十六

善莫大於揚人之德惡莫甚於言人之非餘

少時訪寔友其兄其父伯輩聚首所談只嗤笑人譏訕人若以爲樂事也弟若兄不但暮年不得其所其死也皆從俗火化今子孫皆零落不振可鑒已夫

十七

潮郡伯粟公（郡山東夏津名玨𢧐進士）人絕塵之守臨行衙內諸器物分毫不帶一銅盃日用洗面者亦棄去清瑩可愛鄉士大夫春元請酌皆赴但藉此有所囑託衆弗敢也尤不可及者尚書董公孫某矣 座師家人稍有不循禮戀治

不必貸今人一遇同年家有事便束手無策
緘口不言畢矣君遇座師不知何以處分

十八

隆菩薩　永樂中欲杜釋源籍童行皆謫爲
邊士吳僧隆菩薩表求焚身救之許焉積薪
坐其上圍以刀戟擁燧未至口吐三昧火自
焚肉盡而枯骸直立節節不墮謫者由是皆
赦今吳中有焚身圖也

○古時士大夫病在率直粗傲顢無別腸
容易醫治今日士大夫病在細軟謙卑顧多

別腸不易醫治得然却要以地方論不可云舉世皆然○萬曆某年嘉郡大守龔公入覲還余訪之有一士夫在賓館余問要拜否對曰先四拜後復四拜余問何也曰先為久別後為復任共便是細軟謙卑之症○宋人有言舉朝皆鬚眉婦人余少不以為然今日看來悍然不顧肆無忌憚旣似男身委婉聽從人哭也哭人笑也笑人貪也貪畢竟像婦人者多易曰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能獨立便與婦人襍居不妨然世界上容他不得故聖

人又云遯世無悶

十九

初潭集載漢朱博為丞相臨拜受策有大聲如鐘鳴上問楊雄李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空名得進則有無形之聲博後果坐事自殺○君不聰兩字漢去古未遠故敢有此言君得聞之○顧雍累遷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第家人不知李子曰何修何為有此懿行○仲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撗人拳

子曰直能曲於人此有大學問太函養不能若負直自矜曰吾性氣如是其爲直也淺矣何足以云君子○西門豹爲鄴令清尅絜慤秋毫不私而甚簡左右左右惡之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再求令鄴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嗟嗟由今視魏文時一二千年矣吏風且然何怪乎今之奔競趨利者衆也○盧坦爲河南尉杜黃裳爲

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公為捕盜盡察之坦曰允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多積者必剥下以致之如其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故不察客曰今之仕宦寧特在官貪婪而已居鄉務竭託富增益惟日不足天道不加譴焉何邪李子曰彼蒼者網踈而不漏請君安意息目以待之

二十

太守歐陽歙署郅惲為功曹汝南舊俗十月

享會百里內縣皆齋牛酒到府燕飲臨享歙曰西都督鄧縣延稟性公方摧破奸賊不嚴而理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主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惲于下座愀然前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構奸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讟並作明府以惡為善股肱以曲為直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再拜奉觥歙色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歙意少解曰實歙罪

也敢受觥嗟予毋即今之鄉飲也飲必有主而主未必擇賢飲以爲賓而賓不皆純德司正雖設徒文具爾焉得直言讜論如惲勇於任過如歙者而仰追古道哉

廿一

。張江陵既敗蒲州張公四維代之言官論劾居正子某某等王篆子某某等科場貢緣蒲州公票旨張某某某等不問進取公私悉革職除名余不能記其全

旨而大意如此大手段大筆力真西北人氣魄也偉哉

廿二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帝病困卞太后出看疾見直侍皆昔所幸愛者問何時來云正伏魔時過因不復前而嘆曰狗豕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昭君有子曰世違單于卒世違繼立胡俗父死子妻母昭君問世違曰汝為漢也為胡也世違曰欲為胡爾昭君乃吞藥自殺

廿三

馬要沈封翁塾大寒下顧余生平慣夙興纔興未及櫛髮而門者報封翁至矣余迓迎問先生何時發舟曰雞初鳴余不勝嘆羨乃余婿南潯錢子人舟過我非午則未必經宿明日行余憾其無家法嘗曰錢氏必敗已而田產家業不下萬金果賣盡他徙次婿桐鄉沈子為副憲遂庵公兒其過余家半潯路而近晏起晏來較錢尤甚吾沒不及覩其敗耳若沈封翁子孫貴顯綿長宜哉

廿四

謝安石與支遁書人生如寄爾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為都盡終日戚戚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爾

又廿五

余請告還省停臨清州數日同年于公有年以侍御養疾在家屢過余寓只乘馬不乘輿家事亦蕭然清也　浙縉雲同年鄭君汝璧語余曰弟等在家乘馬出入道遇族人尊行或賣柴魚菜生理者必下馬作揖別十數

步復乘余問假饒不下馬如何鄭曰他會騎亦相傳舊規如此

廿五

鮑宣妻桓少君初歸宣裝送甚盛宣謂妻曰少君生富貴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少君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乃悉屏侍御服飾更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梁鴻字伯鸞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同

縣孟氏女肥醜而黑擇對不嫁鴻聞而聘之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荅妻跽牀下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今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爾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曰此真梁鴻妻也字之曰德耀名孟光久之同入霸陵山中業耕織詠詩彈琴以自娛多所著述至吳依臯伯通為人賃舂妻具食舉案齊眉伯通異之乃舍之於家疾且困伯通為求葬地於要離墓傍咸曰要離烈士伯鸞清

高可令相近

李子曰鮑宣梁鴻清高絕俗少君德耀婦順邁倫伯通亦非尋常人矣彼鮑梁二君者生前生後何修何為而獲此良配以流芳百世哉

廿六

翰林方公從哲德清籍京師人大司成在告一日偶乘蹇騾行街坊而巡城御史某公門人也其跟隨人不知為方公將鞭狠打騾一下騾跳奔方公墮地門人尾其行造宅請罪公曰無

此事我不曾騎騾出誰妄説至此倘聞之市朝不雅我實未嘗出也或跟官人誤認耶此事雖小而公雅度寬弘善處師弟之間曲盡其妙矣逈未易及

廿七

里中有土妓某氏厥夫某嘗作短工于密印僧家知僧囊頗饒傍人唆之告僧淫其妻事在郡守陳公 幼學 郡批烏程問理烏程已捷僧具由報矣陳公覆審召鐵佛寺一僧置之閒房厥夫亦遠置門外召婦問曰若所告

僧若熟識其面乎歸囘還樣日久處遊戲叢
物某物如何不熟轉詢實有鐵佛寺僧出同
婦曰是乎若却認得乎婦曰正是太守叅覈
縛其夫進痛責之婦亦去衣決家即僧覓得
白郡門外聚觀者至廿二百人咸稱快焉○
僧道不守清規肯是難關常事然却要存些
禮面庶僧門道院亦有光輝若肆無忌憚往
往殺身亡產受辱而毀余所目擊焉者尚數
利濟院僧某見殺于姦婦主人之子廣福寺
僧某見殺于姦婦之夫剖其首送官兩有可

鑒不足惜已

廿八

吳中明號左海歙縣人丙戌進士趙公志皐在政府有族人名學仕者任南京主部主事用官銀三千兩不明被參不議賠償亦不擬罪止謫官通判已而未赴京從內竟補饒州府判吳公極言學仕應坐監守自盜律失出併論南京法司衙門公論定趙卒問徒亞法彈章傳播海內惜余未之見也噫天下未嘗無人但無人用之爾如公真直道事人者哉今官按察使

廿九

戊申七月長興丁慎所公元薦下碩道及原任吾浙撫臺王公汝訓山東人起南京刑部侍郎烏程籍吳江沈太素公季文巡撫河南特本薦原任吾浙巡按彭公應參又二員某某皆在林下者特薦與復　命不同王公云多懿行余並喜而識之〇王公與慎所父同年慎所曾造其家時王公厚貲俱散盡無磚甃重門之敞命童子開籬柵延丁入景象幽雅蓋人間地行僊也

三十

余長伯家最薄先贈君代償其負券零星難數一日下姑蘇市貨將還家長伯負鄔氏十餘金索甚亟祖母權辭對其人云俟贈君回即有處贈君不忍祖母食言即以所市蘇貨一船盡償鄔去較范公麥舟之助多寡雖殊其尚義一也○里中孔姓者失十餘金于肆中贈君拾而藏之須臾號泣來覓慰之曰毋泣也開其封如數悉還　又一鄉閭婦人亟行市中顛倒挿贈君追而還之婦泣拜謝

去　先贈君懿行詳載唐一菴先生誌銘及家傳遺事此特百分之一爾不肖萬不能丕者則先贈君為善出自夙稟素心隨感而應初無好名責報之念古人所謂陰德贈君有焉

三十

人當不如意或遭大患難時可以考見學問操持當家得意富貴榮利駢集尤可以考見學問操持故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少不然即為

小丈夫矣學者當時時猛省

三十二

李固與弟書曰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涉其八但未到益州爾唐先生足跡遍天下獨不到四川晚年欲行其兒孫輩長跪阻之恐其客死也先生曰客死與老死牖下總一般先生無書不讀何止五經賢於李固遠矣若余壯年五經雖嘗涉畧獨苦拙性不能記人姓名左傳胡傳雖讀猶不讀也宇內山川百不睹一况八州乎

三十三

嚴君平遵常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賣卜成都市日得百錢自給則閉肆下簾富人羅冲為具車馬衣糧皆不受曰吾非不足子柰何以不足而助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何云有餘君平曰不然子家汲汲營營常苦不足我以卜為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非我有餘而子不足乎

○向子平讀易至損卦喟然歎曰我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爾嫁娶

畢敕斷家事云當如我已死與同好禽子夏俱遊五嶽名山不知所終

三十四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古先聖王好爲此繁瑣以苦人也人生世上此身此心唯禮可以檢束之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言禮不可一日無也沈封君塾在座鏡宇昆弟四人一語不發偶一日沈中丞稠作社主鏡宇以侄行猶執杯遞上中丞送客余訪沈繼山亞卿偶持齋素其內人併繼山不供一葷肉余

讀書董氏與君王雖唐先生下觀董宗伯出聽
莊來唐先生去與宗伯與余在旁懋德皆始
移時先生亦不命之坐禮固然也天地生人
所以長幼禮之爲助甚多

三十五

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於路呼牧者取之
牧者曰何子君之高而視之下也類君子而
言野也有君不臣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君豈
取金者乎季子知其賢請問姓名牧者曰子
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字乎

二十六

李景讓爲浙西觀察使杖殺一牙都押衙軍中憤怒欲爲變景讓方視事其母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責之曰天廷付汝以方面豈得妄殺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天子下愧先人矣命左右褫其衣坐之欲撻其背將佐皆泣拜爲請至久乃釋軍中遂定

二十七

藝祖將北征京師諠言欲立檢點爲天子太祖告其家曰外間洶洶將若之何時太祖姊

在廚下舉麵杖擊之曰丈夫臨事可否當自
決乃来家問恐怖婦女耶

三十八

衛大夫史魚卒委柩後寢衛君吊而問之其
子對曰吾父生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以
屍諫也○子産聞子皮卒哭曰吾已無為去声
為善矣唯子知我○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
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比事君也
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
○淮南子曰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

為語也○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一日德操詣之值德公他出德操入其室命其家速作黍妻子羅拜堂下奔走供設俄而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李子曰古人所云通家之好固若是乎今人投刺通家者多覽此深媿○謝安石與支遁書人生如寄爾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為都盡終日戚戚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爾

報國諸臣姓名

侍講方孝孺字希古浙江寧海人

修撰王叔英字原采浙江黃巖人

左拾遺戴德彝浙江奉化人

編脩王艮字欽止江西吉安縣人

編脩程濟陜西朝邑人

國子監博士黃彥清不知何許人

吏部侍郎毛太亨不知何許人

禮部尚書陳迪字景道寧國宣城人

于鳳山丹山等六人同日就戮

侍郎黄魁不知何許人
工部尚書嚴震直湖州烏程人道遇建文
君　吞金自盡
侍中黄觀字伯瀾貴池人洪武中會試廷試
皆第一妻翁氏二女同死
兵部尚書齊泰溧水人從兄弟敬宗等同死
尚書鐵鉉　上賜字鼎石鄧州人
侍郎陳植廬江人
刑部尚書侯泰字順懷南和人弟敬祖子紀
尋坐死

尚書暴昭山西潞州人

侍郎張昺澤州人

侍郎胡子韶字仲常嘉定州榮縣人

戶部侍郎卓敬字惟恭浙江瑞安人

侍郎盧迥浙江僊居人

侍郎郭任鎮江丹徒人

主事巨敬陝西平凉人

都御史茅大芳揚州太興人

都御史陳性善初名復以字行浙江山陰人

僉都御史周璿青州諸城人妻子皆繫獄

御史大夫練子寧初名安以字行江西新淦人

御史大夫景清陝西真寧人

都御史司中不知何許人

大理少卿胡閏字松友西陽人

少卿薛嵓陝西閿鄉人

大理寺丞鄒瑾字公瑾吉安永豐人

大理寺丞劉瑞江西南昌人

寺丞彭與明江西萬安人弃官逃遁莫知所終

太常寺卿黄子澄　字伯淵初名湜以字行江西分宜人

少卿盧原質　字希魯浙江寧海人

少卿廖升　湖廣襄陽人

少卿高巽志　字士敏其先徐州蕭縣人

户科給事中陳繼之　興化莆田人

户科給事中韓永　西安人或云浮山人

刑科給事中黄鉞　字叔揚蘇州常熟縣人

户科給事中龔泰　字叔安浙江義烏人

監察御史曾鳳韶　江西廬陵人

御史董鏞不知何許人

御史王度字子忠廣東歸善人

御史魏冕吉安永豐人

御史甘霖安慶懷寧人

御史高翔陝西朝邑人

御史王彬字文質山東濟陽人

御史鄭公智字叔貞台州寧海人

御史王玭蘇州人

中書舍人梁良玉一變姓名走海南

中書舍人何申不知何許人

中書舍人郭節宋和不知何許人何洲海州
人俱變姓名走異域
待詔鄭華字思孝浙江臨海人
宗人府經歷宋徵妻子并被殺
欽天監副劉伯完亡去莫知所終
布政司參政鄭居貞嶽州人
山西布政司理問徐讓不知何許人戰歿
浙江按察使王良河南祥符人與家人同赴
火死
四川按察使李文敏山西蔚州人

前僉都御史江西副使程本立嘉興崇德人
自縊死
北平按察僉事湯宗
僉事胡子義刑部侍郎子昭弟也弃去莫知
所之
徽州知府陳彥回字士淵福建莆田人
蘇州知府姚善字元一湖廣安陸州人
衛輝知府孫鎮合肥人薦起不就自號冲玄
子
寧波知府王璡字器之日照人文廟赦還不

仕

濟南知府徐安寧波鄞縣人謫戍雲南

徽州知府黃希范不知何許人論死籍其家

知府楊任浙江嘉興人子禮益同被戮

知府葉惠仲台州臨海人被戮妻蕭氏為奴

同知石允常免死謫戍

教諭王省子通判王禎同死于義

賓州知州蔡運南康人靖難後論死

沛縣知縣顏伯瑋自經死子有為自刎江西

廬陵人

樂平知縣張彥方龍泉縣人梟首暴屍𩔖面如玉

蕭縣知縣鄭恕字本忠僊居人靖難兵攻城破恕死之

孝義縣丞衛健戰歿

沛縣主簿唐子清爲北兵所執不屈死

典史黃謙死事與唐同

漳州府學教授陳思賢廣東茂名人其徒諸生伍性原　陳應宗　林玨　鄒君默

曾廷瑞　呂賢等同日死聞

文皇登極詔也

進士陳周不知何許人雖承吳、偕道衍之薦

隱居錫山終身不仕

進士王高南昌人與劉瑞同年、坐縱方孝孺

劓鼻于樹下與瑞同死

舉人劉政字仲理長洲人方、孝孺所取解首

孝孺被戮政不食而死

生員高賢寧王省所教士志、不授官

燕府長史葛誠

燕府伴讀俞逢辰字彥章、平國宣城人以泣

諫被戮
遼府長史程通字彥亨績溪人死獄中
寧府長史石撰山西平定人父支解而死
衡府紀善周是修以字行之吉安泰和人自經
于應天府學
谷府長史劉璟字仲璟浙江青田人其父文
成太師也下獄自經死
秦府長史鄭朴字爾愚江西永豐人
晉府長史龍鐔字德剛之掏載人不屈而死
魏國公徐輝祖鳳陽人中山王之長子嗣爵

閑住以疾薨

越嶲侯俞通淵廬州巢縣人陣亡於白溝河

駙馬都尉李堅懐慶武陟人械送北平道卒

駙馬都尉耿璿長興侯之子杜門稱疾竟坐罪死

都督廖鏞無為州巢縣人送刑部論死

都督孫岳宥死安置海南

都督耿瓛長興侯仲子靖難後論死

都督趙清鳳陽人靖難後召入乞閒不許

都督甯忠被執妻與父徐凱同死

都督馬溥壽州人戰敗靈璧被執

都督陳暉被執送北平中道逸去不知所終

都指揮楊松　潘忠松戰死忠被擒

都指揮謝貴伏發就擒而死

都指揮彭二為健卒所格殺

都指揮馬宣被執罵不絕口死之

都指揮鄧戩　陳鵬俱被北兵擒

都指揮朱鑑被縛罵不絕口死之

都指揮瞿能戰敗白溝河死之

都指揮宋忠懐來戰敗被執而死

都指揮俞瑱被執不屈死之

都指揮彭聚力戰死

都指揮孫泰力戰死于陣

都指揮莊得一力戰死之

都指揮陳質被執不屈死之

都指揮楚智　皁旗張同力戰夾河被執不屈死之

都指揮薛朋濟陽城陷被執數諭王省死之

都指揮唐禮為靖難兵所襲被擒

揚州衛指揮崇剛與御史王彬同被執不

屈而死

指揮王資不知所自始靖難後追罪廢死

陸梁衛指揮滕聚戰白清河死

𦍒護衛指揮盧振𢿘罪夷族

指揮趙諒坐廢憂懼卒

指揮宋瑄忠順公晟之子靈壁之戰力屈死之

河北指揮張倫靖難後戰死

胡騎指揮火耳灰[illegible]擒死

指揮丁良　朱彬[illegible]北兵所擒死

指揮費榮爲北兵所擒

薊州衛鎮撫曾濬爲張玉所執不屈死

鎮撫楊本處州人

鎮撫周拱元湖廣沅州人靖難後死之

燕山左護衛千户倪諒靖難後死之

千户蘇瓛爲北兵生擒

叅軍斷事高巍遼州人篤孝誼善文章京城

破自縊驛舍死

行軍斷事錢芹字繼忠蘇州人云死國事或

云病卒

衛卒儲福無錫人調曲請衛舟中不食而死

衛卒羅義山西都司戍卒曾上　燕王書下獄

皁隷茅印仔上高人同侯泰被拏後典刑

内官長壽為北兵擒

以下有官職而無姓名

尚書徐公　刑部侍郎金公

燕奉祠何公　松江府同知磔於市

有姓名而無官職

朱進常州人　謝昇山東諸城人

牛景先變姓名走死蕭寺中

杜奇北平人極諫　燕王當守臣節立斬之

周穡身死妻子沒官

黃墀　陳子方餘姚人與陳性善同死

以上報國諸臣紀中先列二十餘人矣此採建文朝野彙編所載而悉記其姓名庶使後學一覽而易知改革之際豪傑忠賢不約而奮起如此然追想誅夷慘禍夫豈

昭代之幸哉吾師一菴先生尚論諸臣每極歔

欷歔息而重義尚書嚴公震直吞金自盡善効其忠以其體天地好生之德災不横流旁及也先生之意大且深矣